

梁西门和突破宣道之家

课程：本地历史教会探究

导师：潘乃昭博士

学生：周珏菁 杜建华 洪洁晶 莫少玲

年级：一年级

信箱：22

呈交日期：2010年10月8日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目录

前言	3
第一章 突破之家兴起：梁西门得救的故事	5
第一节 历史造就私会党首领——梁西门的彷徨	5
第二节 耶稣基督寻回失丧之人——梁西门的灵觉醒	6
第三节 蒙主恩思报恩——梁西门夫妇入装备	7
第四节 报恩曙光再度升起——梁西门建“突破祷告团契”	8
第二章 突破之家的成长：梁西门报恩的故事	10
第一节 突破之家的初创期	10
第二节 突破之家的第一个十年	10
• 租借房子的大困扰	
• 十年踏出信心第一步	
第三节 突破之家的第二个十年	13
• 这次的租处不花钱	
• “突破”结出了基督云彩的见证人	
第三章 突破之家的再发展：梁西门创新的故事	17
第一节 “突破”历史以来的管理模式：西门像一位家长	17
第二节 “突破”在新时期内的再发展：西门像现代企业家	18
• 福音戒毒最有果效的一环：重返社会 传讲福音	
• 迎接福音戒毒的挑战法宝：宣教不止 扩展神国	
第四章 结语：对梁西门和突破之家的思考	20
第一节 神救梁西门	20
第二节 神造突破之家	21
参考文献	22
附录：访谈誊稿部分	23

前言

嗜毒，在十九世纪的新加坡不是什么新鲜事。曾经有一阵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华人吸食鸦片，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立法允许鸦片贩卖。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社会出现了嗜毒问题，年轻人染上了嗜毒恶习。很多基督教会和基督徒纷纷向社会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吸毒者，成立戒毒之家，如信心之家、希望之家、恩典之家和平安之家等。¹

“突破宣道之家”是新加坡本地的一家注册福音戒毒所。1983年7月成立，梁西门传道是突破之家的开创者之一。“突破”发展至今已有27个年头，但是历史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过程。如西门传道所说：“当我们决定踏上奉献的道路时，就已经知道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突破之路是一段不易之路。

一个前吸毒者，私会党首领，后得救重生做传道人，坚持福音戒毒事工，带领更多的吸毒者认识基督，走真自由的生命路，并将眼光朝向更大的神的国度，拓展国度，去世界各国各地传扬福音，梁西门传道这一路走来很不轻松，但信心其中，耶稣基督是他的牧者和力量，初始到今天，靠着主的恩典他从未退却。

¹ 孙耀光，《在祂手中：新加坡教会史 1819-1978》，（新加坡：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华文组，1987,8），参考 243-244。

“突破”因着耶稣福音的大能，将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重建起来，将一个个软弱无助，毁坏空虚的生命改变过来。二十多年来，突破之家与新加坡政府的各机构，如中央肃毒局、新加坡复员技训企业管理局和新加坡监狱等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携手合作。根据新加坡复员技训企业管理局局长陈金淡先生所言，突破已经帮助了超过两千名前嗜毒者和前罪犯的生命，重返社会。不仅在新加坡“突破”始终坚守起初的异象，他还走遍海内外，将神的国度拓展到了世界各地。

为什么从一个小小洋房起步，从帮助第一个吸毒者开始，这间从无到有的新加坡戒毒所能发展到如今声名远扬的福音戒毒中心？

本文通过对突破宣道之家的总干事、开创者梁西门传道的访谈，以及对其他部分同工、弟兄和已成为牧者的前吸毒者的跟进采访，尝试透过梁西门传道在“突破”的创始历史和事奉经历的一系列故事，让我们看到“突破”的前身“希望之家”以及上帝如何透过今日的“突破”，如何对人的拯救，并启用祂的器皿，建立神的国度，影响着新加坡社会和世界，并深刻领悟上帝这何等的奇妙恩典和救赎的大能。

第一章 突破之家兴起：梁西门得救的故事

第一节 历史造就私会党首领——梁西门的彷徨

新加坡私会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非常活跃。当时日军侵略战争后，社会政治大动荡，据记载，当时的私会党组织多达三百六十个，且支派繁多。在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私会党受到控制。因此当时的很多的青年人因为结交了一些和私会党有接触的朋友，或为了寻求“自我保护”、“追求自由”，或又不堪利诱，受到外界影响，参加了私会党组织。他们当中很多是非常年轻的学生，有的只受过四、五年的小学教育程度，还有的就是受雇的非熟练的劳工等。他们走私、征收保护费、偷劫、走私等，犯罪浪潮汹涌，人们整日的生活惶恐不安。²

梁西门当年生活在甘邦，因父亲早年去世，母亲一人担起养活三个男孩子的生活重担，他小学十一、二岁五年级时，常常逃学。他看武侠小说，向往自由，希望能像小说中的一样，称霸武林。于是他离开了小学，参加了私会党的一些活动，并在十六、七岁自己组织了一个私会党帮派，成为私会党首领。他带领弟兄们，到处敲诈勒索，赌博喝酒，收取保护费，又和其他帮派起冲突，不是谈判，就是打打杀杀，刀光剑影，想置彼此于死地。还因此差一点被对方刺中心脏。

之后，他厌倦了拼杀不安定的生活，跑到中心市区开始了另

² 郑文辉，《新加坡的私会党》，（新加坡：新文化机构，1981，9），参考125-125,135-138。

外一种刺激的人生，玩地下音乐蓝调摇滚乐，并接触大麻和吗啡，贩卖海洛因等。期间他三次入狱，1974年他被关入圣约翰岛戒毒，之后又无数次、无数种方法戒毒，诸如跳海、针灸、电疗都均已失败告终。

第二节 耶稣基督寻回丧失之人——梁西门的灵觉醒

当时社会毒品泛滥，泰国、缅甸和寮国三大毒品王国，将鸦片、吗啡、大麻、MX 迷幻药、海洛因等，迅速蔓延到新加坡。醉生梦死的人生完全困住了梁西门，在迷幻药、白粉、大麻和烈酒之中，他无法自拔。

1975年，一个和他一起破门行窃吸毒的老朋友在麻将桌上，和他聊起了耶稣，并告诉西门他已经信主。这是西门第一次听到福音，但他并没在意，更未悔改。当西门再次受到毒瘾侵袭，挣扎痛苦绝望之中，他想起了另外一个同时期信主的老朋友，原来一起吸毒的哥们 Jams Low：“如果你需要帮助，打电话给他们。”

终于一天，西门来到了这群新基督徒的老朋友当中，他看到的是他们改变了，他们正在尽量地改变，不再吸毒！不再败坏！西门被他们的见证深深触摸到：他要走进他们。

那是 1976 年的圣诞节，那天下着大雨，西门来到了樟宜的一个独立别墅。一进门，一股温暖紧紧包围着西门，那份温馨的感受感动着西门。他们给了他一块毛巾，并对他说：“我们已经为你祷告了一个月了，你知道吗，上帝要拯救你！”那间小小别

墅洋房，就是当年突破的前身——希望之家。

1977年1月1日，西门正式进入希望之家的新家：汤申路上段水仙通道12号，开始戒毒。

第三节 蒙主恩思报恩——梁西门夫妇入装备

希望之家的戒毒课程只有六个月。西门觉得不够，因为他想到了他更多死去和正在受毒品折磨的老朋友。当时政府和人民也在齐心努力小处社会上日益严重的毒品维系，如，当局展开了猎犬素毒行动等，但是他要向他们传福音，他要帮助吸毒的朋友戒毒，他要继续装备自己，因为他蒙了主恩，戒了毒，但更重要的是报恩。于是，我留在了希望之家，不断建造自己，读经祷告，每个礼拜去教会聚会崇拜，参加主日学，还带队跑步游泳打网球。

1980年，神带给了西门一个终生伴侣爱珍姐妹，他结婚了。不久，他离开希望之家，去到金链神学院，继续接受神学装备。而他的太太也同时进入了新加坡神学院进修。

由John Ting 牧师做主席的希望之家于1976年成立，同一时期，还出现了恩典之家House of grace，姐妹团契的House of faith，以及神召会的少年挑战中心等。其中，希望之家、恩典之家和信心之家同属于一个机构，机构名称为“关怀联合机构”³。后来因为“关怀”下的几个领袖之间有一些做法不同，开始又独立出

³ 笔者按：根据孙耀光《在袖手中》244-245页记载，关怀CARE，是Christian Anti-Drug Rescue Endeavor的缩写，也叫基救行动。它是在1976年8月1日，各戒毒之家的负责人们发现应彼此合作而设立的。宗旨是联系与基督教戒毒工作有关的个别组织，并帮助分配经济上的捐助和邀请专业人士指导和协助。

来。其中House of grace恩典之家改名为Hiding place温暖之家。

随着进入八十年代初，House of hope 希望之家的几个领袖先后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而后来接手的新领袖不能完好接班，失去了神的呼召，1981年希望之家关闭。

第四节 报恩曙光再度升起——梁西门建“突破祷告团契”

当时从希望之家出来的两个弟兄是：去远东神学院的 Rober Yeo 杨明福和去金链神学院的梁西门。看到希望之家关闭，作为神学生西门和明福很希望能再聚集起来，因为被毒品捆绑的人，应该有个突破，要完全冲破一切。所以因着 Breakthrough 这个字，非常有力量，故他们起用了“突破”两字，全名为“突破祷告团契”。

于是，每个礼拜六，大家都到杨明福弟兄家聚会，礼拜天就出去传福音。1983年杨明福神学院毕业。祷告中，他们决定成立“突破宣道之家”，希望实实在在地为更多和他们一样吸毒背景的人服事，让他们得到神福音大能的完全释放，改变生命。就在突破之家成立的前一个月，突破就收录了第一个吸毒戒毒学生赖华忠。

【采访华忠片段：

问：华忠，请问您是如何认识西门传道的？

答：我从监狱出来戒毒的时候，进了另外一个平安之家戒毒所，我在那戒毒六个月，我从那出来后又犯老毛病，再次吸毒，并参加私会党活动。西门传道当时在希望之家戒毒，戒了毒之后，他去福灵堂创办的“平安之

家”⁴帮忙。1983年我再次跟神说我要改变，我就打电话给西门传道说：我要戒毒。他就告诉我7月1号要成立突破之家，要开始福音戒毒的事工，我说现在是六月中，还有十几天，我需要帮助。他说你等。那时我仍然在外流浪，吸毒。又被警察抓，我就打电话给西门传道说：我被警察抓了。他说：你仰望神。神的作为真的很奇妙。我不是新加坡人，我被抓两次都是从监狱大门出来的，他们没有送我回马来西亚，没有一个马来西亚人可以从监狱的大门出来，都是被送回马来西亚。我想是我信主后，神就没有放弃我。

我从监狱出来打电话给西门，西门叫一个弟兄来找我，带我到他的家里戒毒，七月一号我搬进突破之家。在突破之家期间我去申请新加坡公民，很顺利的得到批准，感谢神给我的恩典，当时我四十三岁。

1983年7月突破宣道之家正式注册成立。

第二章 突破之家的成长：梁西门报恩的故事

第一节 突破之家的初创期

83年7月申请注册，11月政府批准“突破宣道之家”成立，并将其附属为新加坡肃毒协会属下的基督教辅导中心。一年后1984年，又正式被承认为一个社会关怀机构⁵。

当时负责人有三位：杨明福（后为“援手之家”负责人，现已回天家），Alex Tan（现已离开主）和梁西门。郭瑞华牧师，当时是笃信圣经长老会协恩堂牧师，是“突破”的顾问。西门那时还在读神学院，毕业的杨明福担负起整个突破之家的负责工作。

西门每周去一次突破，负责华语部。直到1985年5月，西门神学院毕业。在一次去咨询顾问郭瑞华牧师家团契时，杨明福正式

⁴ 笔者按：根据赖华忠和许就凯传道口述，“平安之家”原是卫理公会福灵堂创办，创办人是早期福灵堂会友陈木金、陈子华弟兄（他们也曾有吸毒历史）。也有人认为当时的“平安”就是突破之家前身。

⁵ 《突破宣道十周年纪念特刊：奇异恩典 1983-1993》（新加坡：突破宣道，1993），34。

提出，自己完全退出突破之家的领导岗位，由西门完全负责。因他受不了这个工作，他要去外面工作，做家庭教会，做教会工作。

刚毕业的西门倍感压力重重。于是西门跪下祷告，求主刚强心胆，勇于一人独立担起突破的大使命。1985年7月，西门正式接手突破总干事一职，开始了突破的一路前行……

第二节 突破之家的第一个十年

第一小节 租借房子的大困扰

西门说：“那时，我们从汤申路搬到 Marigold 路，再到榜鹅，又从榜鹅搬到拉柏多公园……这条路不容易走。”

- 樟宜卓街十七号

1983年7月在樟宜卓街十七号，“突破”接下了上帝的计划，录取了第一个成员赖华忠弟兄。那时在杨明福弟兄的领导下，开了突破的先锋。但是到了1984年4月，屋主要卖屋子，于是他们便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水仙道12号。

- 汤申路上段水仙通道十二号

这个租房也是当时希望之家的老家，租期很短，只有十个月。然而靠着主的恩典，突破之家很快再次找到了新的地点——玛利哥通道Marigold DR三十一号。⁶

- 玛利哥通道三十一号

房子很大，几乎可以容纳一个小型工厂。在一位热心的陈太

⁶ 《突破宣道十周年纪念特刊：奇异恩典 1983-1993》（新加坡：突破宣道，1993），34-36。

太帮助下，租金降到了一千五百元，共租了三年，房租也逐年下降，一千五百，一千三百到一千。而在这三年中，突破又经历了领导层的交接阶段，即 1985 年西门神学毕业，杨明福离开，梁西门接任“突破”事工。⁷

- 榜鹅第十七道

一九八八年四月，福灵堂会友介绍了“突破”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榜鹅海边，每月租金七百元。但在那里，“突破”遭遇了八个月的逼迫和骚扰。

当时住在隔壁的一个天主教神父，非常不客气，每天将电视开得很响，还用割草机的噪音来影响突破的弟兄们。甚至让女佣泼水，端着玛利亚像骂，让其他邻居的狼狗对着门大吼。最后让警察进入干涉。突破的弟兄个个很气愤，原是为社会帮助人的，却遭到了如此不公的对待。但是梁西门没有带着弟兄们出去争执，而是跪下哭着向神祷告，之后告诉大家，这是属灵争战，坚决不能给魔鬼留地步，于是他带领大家一起跪下继续祷告。

经过八个月的逼迫，神再次带领“突破”跨过了榜鹅海，来到风景美得无比的拉柏多公园的租处。

- 拉柏多维拉路

因着榜鹅的逼迫，又看到当时 **hiding place** 温暖之家已经向政府申请到了一个地方，于是西门和委员们商量后也写信给当时的发展部长，求助政府支持。很快政府有了回音，给了“突破”

⁷《突破宣道十周年纪念特刊：奇异恩典 1983-1993》（新加坡：突破宣道，1993），34-36。

十个地方选择。经过看地点后，“突破”选定了拉柏多维拉路，可是已经有两家在申请了，一个是政府海军部，一个是一家企业公司，最后经过几轮回合，海军部自动撤销了申请，企业公司被拒，“突破”得到了这块祷告中宝地，租金每年 12 块。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四面都是树林，占地面积有 0.4 公顷，它原是一个英国殖民地少校或将军所住，上面有战攻豪，还有个纪念碑。楼房是老式别墅，两层楼，地势高，周围翠绿宁静。每月租费一块钱。于是“突破”一住就是十年。

在第一个十年中，神一路带领，“突破”面临的一个个租房所带来的困扰和逼迫都一一解决，并且得到了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祝福。租金从一千五百，降到一千三百，然后又减到一千，七百，到了拉柏多公园已经是 0.4 公顷面积只需要一块钱。这是违背常理的，却尽在神的奇异恩典之中。

第二小节 十年踏出信心第一步

应着神的恩典，“突破”解决了租处，事工也有了突破。在一九八八年九月，因政府又批准“突破”可以使用前巴西班让少年收容所，使“突破”帮助嗜毒者的每期人数从 15 位学员扩展三倍，50 人一期。因此，第一个十年中，“突破”帮助过的弟兄超过了五百名⁸。其中有好几位留下成为“突破”全职同工，也有的被送去神学院装备。

当年“突破”负责人梁西门和太太李爱珍，包括八位同工一

⁸ 《突破宣道十周年纪念特刊：奇异恩典 1983-1993》（新加坡：突破宣道，1993），37，44。

共十人，共同配搭，事奉内容范围广大，如教学华语英语课程，辅导吉他，声乐课和手工艺制作等，还有妈妈团契等。

第三节 突破之家的第二个十年

在拉柏多公园不到十年时，政府公园局和贸易局发展旅游需要征用这块宝地，于是就提供了现在“突破”的所在地：有香路24号 Yew Sing Road。

第一小节 这次的租处不花钱

当时政府在谈有香路租处时，提出要“突破”和一间做得不太好的福音戒毒机构“新的开始”一起合租。西门和委员们商量后，认为若联合一起，那么工作开展过程中很多事物的处理会太过敏感，于是决定拒绝接受。后来“新的开始”自动退出。

接着，政府又提出希望，要求“突破”接受政府派送来的接受药物治疗的吸毒者，每人每天政府补助费用\$22.60元。这个希望和“突破”宗旨异象“不靠药物、不靠己力、单靠耶稣”起了冲突。到底接受还是不接受那些靠药物的吸毒者？西门和委员们再次坐下讨论，最后西门坚持突破的异象，既然吸毒者已经戒了，还要让人接送去打针用药维持，那是在浪费政府的钱，也是浪费人民纳税的钱。尽管那些靠药物的吸毒者被送来，会对“突破”的财政有帮助，但是“突破”必须拒绝。

最后政府同意了“突破”的意见，即不与其他敏感的戒毒所联合，坚持宗旨异象帮助吸毒者，将有香路这块世外桃源的宝地派给了“突破”，租金每年十八万，由内政部的一个服务企业替“突破”付了这笔租金，突破不出一分钱。

第二小节 “突破”结出了基督云彩的见证人

梁西门就这样带领着“突破”滚爬了二十多年，这是一条漫长艰巨的路，一条充满属灵争战的路。尤其是有的学员们的戒毒过程，成功了，不久身体信心软弱，又走回了老路，反反复复，进来了出去，又进来又出去……。

如何回应神的爱的呼召，继续带领好这批神拣选的软弱的人？西门思考着，帮助吸毒者就是要让他有信心，有异象，打好根基。然而，这个信心从哪里来，从神的爱的呼召来。二十多年来，西门带领着“突破”，坚持加强根基打造，帮助其灵命成长，将工作建立在明确的圣经教导上，以福音和信仰为中心，在每个加入辅导计划那一刻，就开始通过信心及祷告学习自律和接受装备。同时，还加强戒毒计划课程，如：三年住宿戒毒计划的重点放在了“七阶段属灵成长”过程，使得学员们在三年课程的学习后，能在身心、在信心上有增强，能勇敢地去面对现实和未来，有的学员接受呼召，继续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贡献的人。

以主的呼召为中心，不断栽培门徒，今天的“突破”已结出了很多生命悔改归主，并将生命摆上为主使用的同工、牧者以及带着基督的新生命，踏入社会，成功迎接社会的考验和挑战的见证人。如播道会兀兰堂的崔显曜牧师、卫理公会福灵堂的许就凯传道、圣公会圣安德烈坐堂的彭纽传道、原乌节路长老会，现加拿大华人浸信会的李宾来传道，已故的卫理公会巴耶黎巴的陈伟强传道，还有同工赖华忠弟兄、林新新传道、王元清弟兄、林德来弟兄、谢文颂弟兄以及著名歌手苏世民弟兄等等。

【采访显曜牧师、就凯传道、文颂片段 ——

问：请问崔牧师，梁西门传道对你的神学装备，成为一个牧者有没有帮助？

答：梁西门传道是金链神学院出身，是一个很严肃的传道人，他很严谨地管理着突破。他热心、真诚、并很严肃地看待自己的事奉，这些都无形中影响着我。他给我看到一个希望，因为他也是和我一样的背景，像我这样只读到中二，没敢想读神学，但金链早期，非常注重学生为主的心志，不颁发学位。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希望：我也是可以为神所用的。所以他让我看到书读不多也有可能。

我的一个推动是：生命是上帝拣选的，是上帝恩典，所以我要事奉。还有一个原因：我以前小时候居住的地方，周围都有一些朋友的朋友是基督徒。后来其中的一个人来突破做义工，我认出了他，就想，如果当年这些基督徒早早向我传福音，我的生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这推动我看到：事实上还有许多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不要他们也像我那样错过耶稣基督。

问：就凯传道，您对西门传道印象如何？“突破之家”这么多年来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答：我进突破刚开始，西门传道很耐心地以神的话开导我，当他一提到圣经的经文，我就服了下来，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还常用圣经的经文来安慰我、鼓励我、责备我。即使我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中伤他，他知道后也没找我算账，还是接纳我。

突破成功，首先是有上帝的心意在其中。再有，突破之家是一个回应神心意的群体。它的宗旨是吸毒者蒙恩之后，按照圣经的教导带领吸毒者归向主。还有一个成功的原因是，突破真的是凭信心在做，跟一般的机构不一样。戒毒都是不靠药物的，经济上也是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那时，突破之家有书本装订、搬家服务等。

问：华忠弟兄，您觉得西门传道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答：爱弟兄，忠心事奉主，没有他就没有突破之家。

问：文颂弟兄，你怎么会到突破之家并成为同工？

答：……我进戒毒所三次，每次都被关十八个月以上。……最后一次被抓在 29 岁时，我在监狱里想起姑姑小时候给我讲的一段经文：约三：16 节。有一天当我整个人都比较暗暗的时候，就发觉谁能改变我们这样的人，直到有一次我在监狱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的辅导，我才明白领悟到，生命的转折点就在那里。我听的一篇讲道“浪子的比喻”，过后讲员送我一本圣经，我学的第一首诗歌是“奇异恩典”，唱的时候就一直流泪。一年后我被释放，姐姐带我去梁西门的布道会，我很感动，也想装备自己，就来到了突破之家。也是神的呼召让我用我的经历来教育其他的弟兄。

梁西门蒙恩得救，梁西门知恩报恩，他领受呼召为主献上，27 年来他不断地传递主的福音，帮助人，为人树立好榜样，以“突破”作为神福音的管道，福音戒毒、福音改变人生命。

正如监狱荣誉监牧邱殷杨牧师所说：神从黑暗中把梁西门救赎，更新他的生命，带领他进入光明。……靠着主的恩典，梁传道的确成为我们事奉的榜样。他不但是为有恩膏的传道人，更是能干的管理行政人员和令人佩服的领袖。“突破之家”组织完善，管理有方，证明梁传道的魄力和才干⁹。

第三章 突破之家的再发展：梁西门创新的故事

第一节 “突破”历史以来的管理模式：西门像一位家长

就像文颂弟兄所感受的一样，梁西门传道在突破的管理形象就是一个家长。

【采访文颂片段

⁹ 《突破宣道二十周年感恩纪念：爱的使命 1983-2003》，（新加坡：突破宣道，2003），30。

问：文颂弟兄，请问西门传道给你的印象如何？

西门传道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位家长，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学习，神使用他，让他管理了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江湖人士。他现在要管理包涵同工八十多人，很不容易，他很愿意付出他的时间，花很多精神在这个工作上。从他那里学习到什么是敬畏主。

突破之家从创建以来的管理模式一直属于家庭式的，目的就是想让来这里的学员感受到这是神的家，也以此鼓励他们住得更久，并训练他们接受装备，自己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家。同时也请了一些专业人员做行政管理，和其他专业的人和我们一起来推动整个工作使命的完成。突破的早期发展，行政支出都是众教会的爱心奉献和支持。

突破管理分内外两层管理。对内管理，主要是严格学员的灵命塑造，一年完成灵命塑造课程，半年跟进，并鼓励学员留住在“突破”至少三年，来增强他的灵命成长与成熟。学员们必须参加灵修、祷告、研经、辅导课，然后每个主日，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教会团契。

一个非盈利的机构，靠着神的应许，西门带领着“突破”向外提供了一系列的高素质商业服务，来进一步支助突破机构的营运经费。比如：搬运服务、烫金书本装订、铜雕、木雕、印丝 T-恤和布条，脚底健康按摩和推拿，洗车打蜡，裱镜画框、油饰修补古董家具，花圃园艺等。

第二节 “突破”在新时期内的再发展：西门像现代企业家

第一小节 福音戒毒最有果效的一环：重返社会 传讲福音

西门介绍说，从前我们用了 20 年的时间打基础，现在我们要进到水深处，要做“关怀企业”了。这是整个福音戒毒概念中的关键一环。因为福音帮助吸毒者，戒毒不是最终点，而是能帮助吸毒者成就上帝最美最大的作为在他的生命中，他能因此而带给家庭祝福，带给社会贡献，关心帮助人，才是最大的成功。

按照西门的发展理念，福音戒毒必须三年打根基，五年实根基，七年生根建造，开花结果。一根基就是本身的灵命塑造，二根基就是和教会建立关系，三根基就是重返社会。于是西门先后在牛车水珍珠大厦下租了几个店面，开设了突破手工艺品书坊和突破咖啡馆，让突破的弟兄在突破学习塑造期间，以及完成课程的弟兄，提供就业的机会，帮助他们更有信心地走向社会，融入社群人群中，一专业的工作态度和精神，服务人群，做上帝美好的见证。

突破咖啡馆刚好设在初级法院对面，好几个曾审判过突破弟兄的法官进到咖啡馆，都赞许说：“你们现在很好啊！”正如一个记者曾经说“以前法官审判他们，现在他们为法官服务。”神就这样奇妙地让突破咖啡馆的弟兄用如此奇特的方式，向审判他们过的法官们做了活活的神拯救生命的见证。

第二小节 迎接福音戒毒的挑战法宝：宣教不止 扩展神国

箴言书 29 章 18 节告诉我们，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梁西门是过来人，他很清楚作为一个吸毒者戒毒后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像有这样背景的人，若没有异象和使命，人就很容易跌倒走回老路。所以，西门智慧地将帮助吸毒者的重点放在了宣教。

西门说，首先要让他（学员）有个异象。怎样得到异象？就是带他到宣教里面，国内国外地跑让他看到毒品的危害，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见证人，用主的福音传讲出去，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负起异象和使命，这样他就没有机会放肆了，当他一回来就知道感谢主啊，神要用我啊。

于是，西门带领着“突破”的弟兄去监狱服事，还每年带队去加拿大、印尼、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台湾以及中国各省市地区，做福音戒毒的见证。2002 年突破还在印尼雅加达成立了“印尼椰城突破宣道”福音戒毒机构。

第四章 结语：对梁西门和突破之家的思考

第一节 神救梁西门

“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 8：36）

当年轻的私会党首领梁西门一次次躲避各党派的追杀，是他个人的灵巧机智反应快吗？当被毒品捆绑，来到海边，一次次地跳下海去戒毒不成，反复再反复，最后却是由同党的手下告诉了他试试打个电话求救，是巧合吗？当他被神触摸完成了

戒毒后，不肯离开戒毒所为的是继续装备，是怕出去了没有工作？当西门神学院毕业回来戒毒所时，突然面对必须“独挡‘突破’”整个大家庭的时候，是人有意在刁难吗？当西门带领着“突破”一次又一次搬家，真是人人和西门过不去吗？当“突破”稳固地发展至今，新的发展理念一次次在西门的计划中不断涌现时，是西门的专制和野心吗？

回答是否定的。

神在西门最年轻的彷徨中已经开始保护了他，免遭帮派的追杀，留存着西门的生命，神祂要用西门。神不通过牧师却让西门的同党将福音传递，并再次用大手抱住了当时生不如死的西门脱离毒品的捆绑，使得西门得到新生命。西门蒙恩得救，神看西门是好土，是知恩报恩的，就让这小学都没有毕业的西门进入神学院装备。神开始要使用西门了，不管西门有没有准备好，独挡突破，是神的心意，西门跪下求得了神刚强壮胆的心。神让逼迫一次次地在搬家中出现，为的是让西门得到更多的福气，感恩的西门看到了神每一次的美意，他跪下流泪祷告赞美神。二十七年的“突破”旅程，神让西门再次看到这是一条多么不易的路，以根基为重，改革创新，带领弟兄勇敢重返世间。这是神在西门身上的作为。神拯救了西门，为的是神要大大使用西门，让西门成为一个不仅向嗜毒者，更是向世人见证的管道，只有在主里，才能做个真自由的人。

上帝对西门的恩典和试练，也是对我们的启示：人要到此为止，不可越过，唯有在主面前谦卑，静默，审视，狂傲的浪潮才能止息，扼住生命呼吸的捆绑才能解脱。当努力学习敬虔敬畏的功课，成为上帝的同工，全满上帝的创造。

第五章 神造“突破之家”

突破之家一路走来不容易。每一次的搬家，入困境又遇逼迫，过后得契机又享福气，真是一次胜似一次，无不赞美感恩神奇妙的作为。

然而，突破之家是在当年“希望之家”基础上开始建立的，为什么神舍了希望，立了突破？甚至是在一个没有呼召的领袖手中让“希望”黯然关闭？

社会的问题也许就是从人性而来的。当时社会嗜毒风气泛滥，基督教成立了很多间戒毒所，但是人的热情是有限的，戒毒之路极其困难，不是人靠己力能够应对的，很多的戒毒者重拾毒瘾，不仅打击了自己的信心，更让健康的志愿者、辅导者们大为失望，灰心意冷。

神用了梁西门，这个前吸毒者，又是曾经的私会党首领，他深味毒品对人的苦痛和折磨，深味各种恶行所带来的罪恶之深。神让他坚持忍耐，持守信仰和圣经辅导的原则，不失望不灰心，从信仰中从新得力，耐心等待那出走的再回来。

神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

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马太福音 25:40）突破之家的出现，在昨天，在今天，也在未来，那是神的作为，神要让更多的小小弟兄进入这个家庭，让他们脱离捆绑，得到主内的真自由。

参考文献

1. 孙耀光。《在祂手中：新加坡教会史 1819-1978》。新加坡：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华文组，1987，8。
2. 郑文辉。《新加坡的私会党》。新加坡：新文化机构，1981，9。
3. 《突破宣道十周年纪念特刊：奇异恩典 1983-1993》。新加坡：突破宣道，1993。
4. 《突破宣道二十周年感恩纪念：爱的使命 1983-2003》。新加坡：突破宣道，2003。

附录

访谈誊稿部分

附录一：采访梁西门传道

附录二：采访崔显曜牧师

附录三：采访许就凯传道

附录四：采访赖华忠弟兄

附录五：采访谢文颂弟兄

附录一：

梁西门传道访谈实录

时间采访：2010年9月8日中午 11:30

采访地址：突破宣道之家展览室

访谈员：我们是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本地教会历史探究研究课程的学生：周珏菁、洪洁晶、莫少玲、杜建华。现在突破宣道之家展览室，正在向突破之家总干事梁西门传道做访谈，有关“梁西门与突破之家”的话题。

寒暄话题：

- 各自介绍（略）
- 听梁西门介绍“桂阳-六盘水”宣教

08,09年我们去成都。一个公开的机会，神带领我们，感谢主，在一个公开的艺术馆，公开呼召。三自教会，家庭教会都有去，一千多人，他们都很感动，他们再邀请我们，09年我们再去。

09年在复活节的时候，因为他们做大（场面大）了，有五到七千人。后来公安在最后一分钟下令停止，本来他口头答应的。他喊停时候，国内很多弟兄姐妹都到了那边，庆祝复活节。隔天我们就到了绵阳，我们不停，做一个公开的聚会。因现在这个有点敏感，所以硬硬来不好，因为我们来不是打游击，一次就跑了，我们是做戒毒的工作。我们是要撒种浇灌，等候神的时间。不如我们就在小小的教会聚会好了。不要惊动太多（打草惊蛇）。同时安排公安的人和宗教局的处长我们一起吃饭，我们送 CD、MD，告诉他们我们是来自新加坡，来戒毒。

感谢主，今年7月我接到一封信来自成都，说他们那里的地方政府已经批准，他们要做农场福音戒毒所，邀请我们过去。去年做的时候，其实公开聚会的时候，影响到我们这个戒毒的申请，现在他（中国方面）不批（签证），这边（新加坡）也不批（签证）了。然后等了一年多，所以那里负责人写信交我过去。所以，我们也到了东莞、深圳、厦门、昆明等，好多地方。一开始我们有一个点，然后一条线。北京那边已经有了一个中途之家，没有宗教的，昨天在监狱开会，和中途之家的领袖都在，这样的工作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所做，是事倍功半的。

问：很想知道，西门传道在信主之前，是怎样的一个人？

梁：回到我的背景。我来自一个道教家庭。我爸爸是开咖啡店的，可以说是小康之家，当时也算是贫穷的。家有4个男孩子，我排最小，也是最坏。小学时，因

小学就在我家附近，每次看到乡村男孩（从学校门口）走过，很自由的（样子），很吸引我，很想和他们在一起，小学五年级就逃学，其实小学时，我读书，中英文都很好，但是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向往自由，就逃学了。那我的父亲的环境也是相当复杂，也是黑社会私会党的地方。在我离开学校时，主任老师都来我家好几次，最少三次叫我回去，我都不要。在我三岁时，我父亲去世，我妈妈就一个人担起养家的责任，就没有办法照顾我们。也没有一定要回到学校去。我也没有去咖啡店帮忙。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接触到私会党。因为那时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天龙八部，梦想能称霸武林，要做英雄。11岁离开学校后，逐渐就参加私会党的一些活动。很年轻就出来混枪为炮跑江湖。十六、七岁时就自己组织一个帮派，就在我的甘邦内，组织一帮人在一起，我就做他们的首领。有次我的几个同党因为打抢，被警方逮捕，我是头，他们就要捉我。我就跑了。跑到我的外婆家，在樟宜海边。那时我已厌倦了私会党的生活，打打杀杀的。每次都有下台谈判的，谈判破裂后就会发生一些打斗。当时我没有受伤，但是另一个从总部下来的那个人，从大波来的，比较高大，后来（敌对方）从后面先砍他，他坐在中间。

有好几次，（敌对方）他们来到甘邦，一定要致我死地，他们派了几对的人，分成几对，最少三队，连续下来，一来就是七、八个，我是年关一关一关地跑。当他们攻击想要消灭我们。第一批人谈判时，他手一动我就跳，我手臂就给他刺一刀，还好跳得快，不然刺中心脏。跳下去时，另一批的人又来了，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又一批的人过来了，跑到大陆的时候，最少四批的人有过来了，对面的人又跑过来了。我不知道怎么跑这一关关，总之回首想，我知道是神怜悯我，这样一个无知的生命。那个私会党的时候，就是这样打打杀杀。追杀的时候，我就和更大的党派联系，谈判时候，他们伤到大波派的一个领袖，他们（大波派）就不断派人攻击他们，然后就变成了戒严，两个大党派就这样冲突，另一派被他们打倒。

发生这些事情后，我已经厌倦了这样打杀的生活，不想这样了，因为不是死就是在监狱里面。于是在他们几个同党互相打杀的时候，我就开始转了。跑到海边去的时候，向往另外一个刺激的人生，醉生梦死的人生就是 **Rock and roll blues**(蓝调摇滚音乐)的那种生活。开始去乌节路玩地下音乐，我很喜欢听。穿奇装异服，留长头发，那时候开始接触了大麻。其实小时候在甘邦跟过印度人马来人都有吸大麻，但是吸吸都不是很喜欢。但是在 **Rock and roll** 的时候，就立刻吸上瘾了。从大麻烟、迷幻药，（**MXU**）逐渐鸦片，更严重时打吗啡，海洛因那时候还没有进来，七十年代出才进来。当时吗啡比较便宜，是码头工人用的。先是皮下注射，越来越刺激就是静脉注射。那时候毒品很便宜，一开始，我要付一块钱，他们说打2毛钱就好，第一次一块钱不可以，真的，他皮下一注射，我就吐了。

在我的环境中，鸦片等很多都是在大巴窑等地，给很多老人上了年纪的人的，政府还批准，以为这样慢慢可以消灭了。而吗啡呢，大波小波都有的。有个地方，下面是赌馆，二楼是鸦片馆，有的是一楼鸦片馆，二楼、三楼吗啡馆。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困在了维多利亚街上的，就是 **bugis、Moroe** 一带的。那时候新加坡还没有发展，在那个环境中，随时都可以买到毒品，吸到毒品的。而且在早期时候，毒品还没有完全被禁止的时候，新加坡还可以容易找到。而且当时还没有“肃

毒籍”的成立，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搞什么。所以我们是第一批新潮的摇滚乐队的青年人，67/68年的，我们吸鸦片，逐渐海洛因就进来了。那时候我才16/17岁。我15岁就组织帮派，16岁就向往吸毒人生。私会党的时候我收保护费，赌博喝酒等，开始摇滚乐时候，我完全脱离了私会党的生活，我自动脱节的。他们也找不到我，他们都在大地方来。都在大波小波。我还贩卖海洛因，为的第一手毒品，也影响了很多人。

在1968年在市中心，在纪念碑（日本侵略）二十个人第一次被同时被捕。被CAD抓到，控上法庭，说我们吸毒，我们都承认。当时一般只要被罚款25元，可我们第一次每人就罚款了100元，相当于当时政府工的一个月薪水。20个人被送到女皇镇监狱。隔天，我们都要见监狱主管。轮到我进去的时候，一看原来是我认识的。原来我们是在一个宾馆见过，这个主管也很喜欢蓝调的，他不是吸毒，他是去喝酒、欣赏音乐。我们就在那里吸大麻，我坐在他旁边。那时我们就坐在外面、里面都是在吸，人家不是很知道，但我们自己知道大麻的味道。

他看到我问：“为什么你进来？”我说：“我吸毒，所以被抓进来。”他说：“OK。你现在进来了，你被判一个月。你必须在这里了。”接着，他又问我“你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我要留住我的头发。”他想了想，说“好了，我给你三天，你的朋友若担保你出去，我就不剪你的头发。”之后朋友付了九十多块，我被担保，我就出去了。我是走大门内的那个小门。一出门，哇，我的朋友都在外面等我。然后我跟他们一起回去，又吸回毒。

到了1974年，我又再被逮捕，被关进了圣约翰岛，这次被关三个月。出来的时候，一般朋友已经在码头等我了，带着毒品。就这样又走回老路，里面的戒毒的痛苦绝望已忘得一干二净。我又再走回老路。74年底，我的姨妈看到我妈妈很痛苦，为着我很伤心流着眼泪，她是大姐，她们也哭，然后四姨妈说，不如来我的海上“归拢”住。四周都是海。于是我买了几钱的吗啡，这是最后一次，跟着去住了，但是当毒品用完，毒瘾一发作，受不了了，就跳进大海，几次跳下上来，都不行，到最后受不了了，我凌晨的时候，坐着舢板到岸上去，又到市区去打吗啡，一打下去我就懊悔。然后又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又买了几钱吗啡，又上去了。来来去去大概十个月，最后我放弃了，没有办法了，我说，我死定了，我走了。

问：请问您是如何信主的？

到了1975年底，一个老朋友和传福音。这个老朋友和一起和我很热的。他和一起破门行窃，一起吸毒，各方面的事情都做的。他给我传福音，是他去到教会，他的牧师给他传福音。但是我没有悔改。在75-76年间，我在芽陇。他告诉我后，一直鼓励我。后来我还是回到岸上去，回到我姨妈家住的时候，尝试自己救自己，我吞迷幻药，我减低白粉的量，吸大麻，喝烈酒，我的房间放满了各样的酒，灌醉自己，但是都很痛苦。在最后戒毒的时候，因为我只想戒毒，其他我不要放，我还要过那种生活。就想起他们说，OK啦，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打电话给我们。

当我在芽陇住十个月后我依旧不可以，又在我姨妈家住，我姨妈给了我一个房间，我的表弟表妹都很关心我，看我注射吗啡，看到我刺进去抽出来，整个针管都是血，他们都很单纯的，看着我都害怕。但是他们愿意帮助我，。一个月心中很空虚，想起他们的话：“若是你不能够的话，打电话给我们。”我知道，我需要帮助，不然又要走回老路。我看到他们，他们改变了！他们能够改变，和我在一起，他们尽量改变！他们的见证触摸了我的心，给了我一个盼望。我一定要和他们接触。于是我打电话给他们。

那天下大风大雨。我完全淋湿了。他们看到我淋湿赶快给我毛巾。他们是一个独立别墅。我一踏进去，一种温暖温馨感受深深地被触摸了。“我们已经为你祷告了一个月了。你知道吗，上帝要拯救你。”他们鼓励我。这是76年的圣诞节。大概2、3个星期，他们给我很严格的考验，不立刻收我，看我是否有诚意，早上去，晚上让我回去。从来没有一个咨询面谈后是叫你早上来晚上回的，而我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的心很清楚我要尝试各种方法治疗。我也接受针灸治疗。那时是早期，每次去要二、三十块，不便宜。我上午进去，下午一出来又吸毒打吗啡，整整一个礼拜，付那笔（针灸）钱，没有用。用电流，用电波电，他们说你电电一下，刺刺一下，我试了也没有用的。很明显的变化，我很厌倦这种的生活，很痛苦，回去监狱，那种动“火鸡”？全身都在痛，也不知道痛在哪里，几万刺正在刺，也不知痛在哪，全身都痒，好像几万只虫钻进钻出，坐也不能，站也不能。最痛苦的是不能睡觉。不能吃也就无所谓，可是不能睡，好像身体里面空空洞洞的很难受，脚都软，腰骨都很酸，心里面就是“哎呀，受不了！受不了！我要我要减低我的痛苦！”心里的瘾更痛苦。所以，吸毒者最怕的就是戒毒，动“火鸡”。很多吸毒者过不了这一关。你说你放在外面，他怎么戒？你锁住门，他都可以敲开门出去的，他受不了。

当我尝试各样的时候，我想到了朋友们的话：“如果你无法控制自己，你打电话给我们。”他们都是过来人，他们知道。所以他们为我祷告。原来他们祷告的时候，我没有平安，那整个夜里我很挣扎，很痛苦很厌倦，他们说“人的尽头，神的开头。”这句话我真的经历了，为他祷告就好了，你不必做什么，神会带领他走到尽头，像浪子一样。

感谢主，77年1月1日，他们从樟宜搬到汤申路的那个购物中心的后面，我便正式搬进了他们正式搬入的新地方去。陪我出来的两个表妹都哭了。我住在姨妈家一年了，我说我要去那个地方戒了。

我还没有进去的时候，下了很大的雨，半路上我遇到一只很大的狗对着我，咬牙切齿地盯着我。我当时还会说，“主啊，你帮助我。”那只狗就走开。我就上路。我还有一包大麻烟，若要是今天被抓到了这样一包，不知是不是会判死刑，那一包我整包丢到垃圾车里，还有我的迷幻药等全部丢掉！就和他们一起一直走，下到汤申路。1977年1月到今天，我没有回头过。

一开始，我在里面住了六个月，六个月的课程就可以回去了，但是我觉得不

够。因为我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有好几个朋友都是暴毙。一个兄弟十八岁，他打了啡后，再去吸鸦片，后来在维多利亚坐在一辆车里面，就暴毙，他长得很英俊的。他的大哥，监狱出来好久没有吸，当他一打下去，又暴毙死去。他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大哥死去时候我不去了，受不了。还有一个朋友，坐牢几个月，出来后第一天，他就去打海洛因，他也当场就死去。二十三、四岁，他的妈妈就只有一个独子。还有一个朋友，是一个海员，他去樟宜找我，七十年代我们常在樟宜海边，以钓鱼为生，我们有一年的时间在那里海边。晚上就走到樟宜吸鸦片，然后走回来。着个海员朋友刚回来，他吞了毒品，我刚好去市区打啡。他在海边找不到我，他就呆住了，他就走向海里面，我的朋友们劝他，他就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忽然一个大浪过来，他整个走了。隔天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他的尸体。

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都是这样，过着堕落败坏的生活。其实想到这些朋友的时候，我影响了很多人。我想我出去我又去接触这些朋友，我是不想，我还不是时候，我要继续留下了。另外一点，我还有感动，我要向这些朋友传福音，我不要回去，我要再装备，我觉得我在里面的生活很好啊。我一进到里面，我就开始建造自己，读经祷告，渴慕教会每个礼拜我有希望。在教会参加主日学，很有盼望，傍晚的时候，会带队去跑步啊，游泳、打网球等，特别跑步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是很充实的，我就这样一直在福音戒毒所里面，那时候叫**希望之家 House of Hope**。

77年一直到80年，我就在里面不断装备自己，想不到我帮助别人，我自己也得到帮助。我就鼓励很多吸毒的弟兄进来，我就陪他，戒毒的时候，晚上弹吉他陪他到早上，就这样我就建立了一个回应上帝的一个使命。80年神带领了终生伴侣爱珍姐妹 suszie，80年12月我们就结婚了。

80年后我就辞职，我装备自己一年要事奉主，我就再到东海岸的金莲神学院。81年进去读了四年。因我只有小学五年级没有毕业，金莲就是收我们这些愿意事奉主的人。我学了很多东西。81年我太太去新神读英文部。

希望之家在80、81年就关闭了。因几个领袖都去读神学了，后来又来的那个领袖是来自檳城浸信会毕业来新加坡，不是希望之家出生，在别的戒毒所做的，后来81年的时候他做了后没有呼召，或许是没有经验，他就关闭了。

问：希望之家是什么建立的？

希望之家是76年开始的。我77年进入的。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私会党的时候，我是首领，但是他先信主，他74年信主，但是他没有好的见证，他又跌倒，他来我家赌麻将，但是他也传福音给我，当时我没有在意，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后来我有另外一个朋友，69年和我一起吸毒的，这个朋友一直和我在一起，他75年他信主，他就和他们在一起，他不是全职的。但是他一直鼓励我，是他带领我祷告的，他叫 James Low，我就是从他的身上看到主的荣美和一个见证。过后在金练的时候，他也在里面，他一直鼓励我。就是这些过来的朋友鼓励我的。

主要是有两个朋友带领我。第一个和我传福音有走回老路，悔改后，后来他去到门徒训练中心 D T C，一个神学教授 RiverJohnTing 帮助他。开始希望之家的就是在这位教授 Rev. John Ting，他是希望之家的主席。这个教授鼓励这个弟兄开始的，这个弟兄就去读“(课程名)”六个月的课程毕业后，在门徒训练中心 DTC, Rev.John Ting 就一直帮助他在 DTC 那边，后来他们成立了“希望之家”，R 成为主席，这个弟兄成为第一个希望之家的校长。

而我第二个朋友 James Low 他也是同一个时期蒙恩得救的，是给另外一个教授帮助的，他叫 Inman，他是私会党里面一个很凶的，跟双枪道领班在一起的，他在监狱里信主，他是一个很硬朗的男人。邱少皇牧师向他传福音，后来七十年代初他蒙恩得救后去新神读神学，然后到圣约翰岛去传福音。在 74 年的时候，我们就在圣约翰岛的时候听到他们来传。这个牧师和另外一个牧师，一个姐妹春妞姐妹，就是今天 Hiding place 师母，菲力 John? 牧师的太太。所以说，初期的“中途之家”的成立，早期都是神学院的教授和神学生开始的，他们都有心到监狱、戒毒所传福音。就他们到圣约翰岛的 Rev. Koo Xi Hua 已经回天家了，Charplay 牧师两年前也已经回天家了。他带了一个福音片《十字架与弹丸小岛》到圣约翰岛给我们看，我们 74 年听到福音，但没有悔改。

这些神学院学生都很有负担，春妞和现在的牧师他们自己开始了 house of grace 在汤申路上开始了一间，义务帮助这些吸毒者，给他们地方住。

同时间，在希望之家 75 年开始了，在 75/76 年间丁杰伦“少年挑战中心”也开始了，这是神召会的，doctor lai lee(李牧师)?? 于是 House of hope , grace 然后是丁杰伦，在后来就是姐妹的 House of faith.

House of hope, House of grace 和 House of faith 联合就成立了“Care 关怀”。这三个机构早期是属于一个机构的。House of grace 后来帮助了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就去读神学，后来就娶了春妞姐妹，就是今天的校长。后来 78 年的时候，House of grace 改名为 Hiding place。因为在关怀联合机构中，领袖之间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所以独立出来，改为 Hiding place “温暖之家”，在 Jalay Gayou 那边，现在还在。

希望之家就一直做到 81 年时候，开始的领袖去远东读神学，另外一个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在浸信会，也是在一个牧师帮助下戒了，他回来后带领了希望之家，不久他做不下去就关了。我那时就去读金链，一个去读远东。就没有人了。

问：突破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 80, 81 年的时候，就成立了“突破祷告团契”。成立了突破团契，是看到当时要觉得有一个祷告团，因为我们读了神学院，想聚集起来，像我们这样的背景，罪恶毒品捆绑的人，应该有个突破 breakthrough 要冲破一切捆绑，很有力，这样一个名字。但是没有想到要再开始“中途之家”。因我们在神学院，所以只是祷告和联系，集中在一个弟兄家里。每个礼拜都集合，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出去传福音。

83 年我们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其中一位在远东的就毕业了。那时很多吸毒者找我们，我们就觉得应该开始戒毒工作。祷告中我们就决定成立“突破宣道”。在 83 年头我们就祷告找地方看地方，最后找到樟宜 2Ave，在等候中，有一个吸毒者，第一个突破之家的弟兄，在 6 月我们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找我们了，他就是华忠弟兄。他是马来西亚人，我要被抓了，他们要送我去马来西亚。怎么办？我对他讲，叫他坚持马上我们要开始了。可是他说现在不能等了。最后两个礼拜，我就对他说，那就来我家。第一个礼拜在我家，第二礼拜到另一个家。1983 年 7 月我们就成立了“突破宣道之家”。

第一个负责人就是远东毕业的，受英文教育的，叫 Rober Yeo, 杨明福。(现已回天家) 成立时，7 月申请注册福音戒毒所，11 月被批准。我们三个负责人，一个是杨明福，Alex Tan(现在已经离开主了，他没有吸毒。) 另一个是我。成立的时候，我们一个礼拜来一次。我是负责华语的，85 年毕业了。这我(读书)期间，Rober Yeo 负起这个使命，当时我们的团契也是在他的家，在宏茂桥。83 年的时候，我们正式开始突破宣道。85 年 5 月 14 日我毕业，就和郭瑞华牧师，他是我们的咨询顾问的家开会。Rober Yeo 正式宣布完全退下，他说他做戒毒工作厌倦了，他要去外面工作，做教会的工作。既然你毕业了，你来接手做。甚至他委员都不要，完全退下。因为他受不了这个工作，也不愿影响突破工作。

于是，在那个情况下，我就祷告主，求主刚强我的心，我就负起这个突破工作使命，当时他们留下一、两千块(我忘记多少了)。85 年 7 月我正式负起使命向前了。从汤申路到 Marigold 路，再到榜鹅，榜鹅搬到拉伯多公园。

这条旅程不容易走。租下一个地方，若隔壁抱怨，我们就要走了。在榜鹅时，我们受到了八个月的逼迫，隔壁一个天主教神父逼迫我们。榜鹅那里有一个天主教神学院在那边，我们就在那条巷子尽头，他们就在外面，神父就租在我们隔壁。每天他很不客气，开电视很大声，早上用割草机来影响我们，我们在崇拜堂讲话。他有个菲律宾女佣，她故意用玛利亚的像对着我们骂我们。我们白天做工，警察就来找我们，说“这是私人住宅，你们哪里可以在这里工作？”晚上，我们唱诗的时候，警察又来找我们说“这里是私人住宅，你们哪里可以唱歌？”最后，我们没有唱诗，只是分享。后来有个印度警察过来看了情况后，反对我们说，我也是天主教徒，为什么他这样对待你们，你们都很好。后来他进去责备那个神父，为什么你这样责备他们，我也是天主教徒，我看不过眼呢！

后来那个女佣故意泼水过来，还让对面一个年轻人喝醉酒，用两只大狼狗对着我们骂我们。当时我刚好不在，带队去验尿。你们知道我们这些弟兄是谁，“他们是谁，这样欺负我们？”他以为他们在等着我讲一句，但我们就跪下来祷告，这是属灵争战，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这样跪下了流泪哭，我们放下自己，谦卑自己，然后又为他们祷告。感谢主，经过这次考验，八个月的考验后，我们必有福气，从榜鹅神带领我们来到了拉伯多公园。

怎样来到的呢？当时我们就想不如向政府申请，因为 hiding place 已经申请到了一个地方。于是我们就写信给当时的发展部长。他就回信我们，问我们三个

原因，隔壁为什么要逼迫我们，我回答了三个原因（我忘记怎么写的了）。87-88年间，他收到信后不久，土地局就给了我们十个政府的地方选。一个月他们就给我们寄回给我们。于是我们就去看地点，我们就去找。海边有个警察署那里，有些中小学，很大，附近有庙，不合适，后来我们来到海边，拉伯多公园，我们一看觉得很好，四面都是山，还可以看到圣淘沙。我们就选定了。于是我们跪下祷告。后来海军部也在申请那个地方，我们以为不能够了。因为有个规定若是政府部门申请，他们有优先权。于是我们就到山上跪下祷告，“主啊，求你给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最好的。”祷告后一个月时间，我们不再看了，我们就要这个地方。

一个月后，土地局来信给我们，突破得到了这个地方！哇，我们归荣耀给上帝！然后我们问他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地方？他们说，一共有三个申请，一个是一个公司，一个是海军部。公司他们拒绝了它，海军部刚好写信说他们找到了地方撤回。为什么撤回，不知道。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从榜鹅搬来这里，四周没有人的。一年租金 12 块。以前一个小地方，一年租金 1500 块还算便宜。

拉伯多那里非常漂亮，四周都是树林，上面就是拉柏多公园，共有两间。上面和中间的一间，是以前英国殖民地一个少校或将军住的地方，上面有战攻豪，有个纪念碑。我们拿到了中间的一间。87-88 年我们拿到，我们签了 5 年。若不是神父逼迫，我们还在那个角落头。上帝通过这个逼迫赶我们出去。带我们出去！当我们一搬走，那里就变得很多蚊子的地方。你看上帝很奇妙啊，神就是在他的时间给我们最好的祝福，透过这个神父逼迫我们，要我们成就祂更大更美的事情。我们回头一看我们感谢主，而且我们很谦卑，我们破碎之后，我们哭，我们不可以唱诗，弟兄们经过这样的考验后，感谢神。在拉柏多那里一住十年。

十年不到时，政府要我们搬。公园局和贸易局发展旅游要征用那个地方，就为我们提供现在这个最大的地方。另外还有一间福音戒毒所，做的不好，要我们和他们一起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不要。政府说，如不要，这是最后一间了，政府不再给地方了，现在也不再有一年 12 块了，而是 180 万一年。这是最后一个地方了，你不拿，我们给别人了。

所以我们就给委员开会讨论，我们还是以为很敏感。那他们(另一间戒毒所)也是做得很灰心，就不要了，他们叫“新的开始”，现在没有了。我们就开会讨论，既然如此，我们就感到没有亏欠，因为原来我们不要就是给他们的。现在他们不要了，于是我们就祷告，就有平安了。当我们拿到后，它有另一个条件，因为我们做得很好，要我们收那些用药物治疗的。

我们的座右铭，不靠药物不靠己力，单靠耶稣。于是我们就告诉他，不啊，一开始我们就不靠药物。我不反对药物，他在里面已经戒了，来到这里是健康啊。就像我咳嗽，我喝咳嗽药水，我医好了，我还要喝咳嗽药水做什么？这是浪费政府的钱，是我们人民纳税的钱。那时，政府的人说，若他们送来的那些人一人一天政府会给 22.6 毛。一个星期只要带他们去樟宜吃药。这是根本就是浪费，看我们做不靠药物更有果效啊。他说这是我们的政策。因为你们戒毒有果效，我们要给你们几十个人，一年就是单单药物治疗了。

那怎么办？我们拿不拿？感谢上帝，我们很坚持，只靠耶稣基督。他一个月后再回来，你要就给我们，不要就算了，无所谓。他就回去，考虑后又来了。说：“既然你们不要靠药物吃药的，那这个地方太大了。你不如和一个小的机构联合来做。”我说“不，你要你就给他们。”最后他又回来“突破得到这个地方。”每一年18万，内政部的一个服务企业就替我们付这笔租金。我们就免费了，连12块都不必付了。所以99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十年。头十年在拉伯多公园，后十年就在这里。你看，上帝给我们在全新加坡是最好的地方，世外桃源。后来，我们祷告，神啊你要我们出去，你就为我们开路，带领我们。

到我们一开始来到这里凭信心不靠药物的时候，他们接纳我们，给我们那些不要药物的吸毒人员，我说我们不是为了钱服务这些吸毒者，所以不是为了钱。最后99年神带领我们去印尼去传福音，一边在这里做开荒装修的工作，这里开始很多烂泥，我们就凭信心神供应我们，整个地方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慢慢做。同时我带队去印尼传福音。98年大风暴的时候，99年1月我们就到印尼去了，感谢主，2002年同时我也在国外去宣教的时候，神也兴起一个团体，在雅加达建立了一个突破团契，2002年2月正式成立“椰城突破之家”，有游泳池的，是力保集团的一个大企业家奉献的。不同众教会的领袖来看望我们，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在印尼这个工作，开始突破福音戒毒工作。

同时在新加坡，神一直带领我们，我们一直靠着信心。一开始我们就认定了耶和华以勒必供应我们。所以赛马工会写信要给我们每一年一大笔钱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是赛马工会的钱，虽然圣经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根，但是贪婪是万恶之根。赛马的人都是要发财的人，贪心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和他有份。因为我们以前也是烂赌，我们绝不会走回头路。还有三皇五帝，一个道教的机构，送了很多东西给我们，拿到我们前面来，就请他拿回去，突破有耶和华以勒会供应我们，并且有余我们祝福别的人。我们要向上帝感谢，不要向其他宗教来回应。我们不会向假神说谢谢，我们是敬拜独一的真神。甚至有人寄支票给我们，那我们爱心的信封，名字地址所属教会，若是道教、佛教，我都寄回给他们。这是信心，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要高举主的名，我们做祂喜悦的事情。

我们凭着信心到处去分享，一面靠着主的供应，透过教会弟兄姐妹爱心奉献，另一方面我们靠主勤劳工作不懒惰，所以我们设立工作坊，内部的工作，外部的的工作。这些工作从通信简报可以看到。

我们一直凭信心，到处去传福音。突破宣道一直到处宣道，在国内国外。每一年我都带队跑了许多国家，自己本身每一天都传福音。若基督徒一天不讲耶稣基督叫什么基督徒？所以，我们要训练突破每一个生命不以福音为耻，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见证主的名，荣耀主的名。所以突破之家的使命，就是要完成天父爱罪人拯救罪人的大使命。突破的使命更强调的就是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其他的救法。一直到今天，我们仍能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爱，我们一直坚守神起初给我们靠着突破福音戒毒的异像和使命到今天没有停止。

问：现在的挑战是什么？如何靠着神的福音，以突破的精神如何面对？

这个挑战是需要的。没有异象，人就放肆，放纵情欲私欲。放肆就是很野，像我们这样的背景的人，很容易放肆，一不对，就会倒下去，走回老路去。所以我们的挑战很大，帮助一个吸毒者，首先要让他有个异象，怎样得到这个异象？就是带他到宣教里面，带他到国内国外去，训练他们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勇敢为主做见证，传讲主耶稣改变生命的福音，这是我们要装备的这样一批未来的领袖同工。

这些人要负起这个异象和使命，当他们进入宣教时，他就会看到异象，有了异象他就不会放肆了。当他一回来的时候，他就会知道感谢主啊，神要用我啊，看到许多人的需要，到监狱的时候，看到很多人还在毒品捆绑当中，痛苦绝望，所以一直要让他们的心被主的灵感感动，让他们看到了感同身受。所以一直要让他们去经历，做一个感恩报恩的人分享主恩，见证主爱。所以我们的挑战就是要装备训练第二代第三代的弟兄要上来负起这个使命。

因为世界的需要太大，东西方到处都是毒品泛滥。我们到了美国、加拿大，看到很多毒品泛滥，很多人都放弃努力，他们有安全之家，什么安全之家，他们提供针管，提供 24 小时的看护关怀，医生在那边帮助他们好好打针，就死在那边，不要死在别的地方影响到别的地方就是了。打海洛因、吗啡，我们去看了，到处是吸毒者，他们一放弃努力，就提供给这样一个家。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所以我在他们那里的华人教会在温哥华，我就说，他们错误的，他们没有盼望了。我们教会若不能给他们盼望，我们教会就要有祸了！我们教会要站出来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盼望和希望。

我的助理总干事，李宾来传道在加拿大三年了，他现在成立了突破祷告团契，那边有企业家、有牧师、有弟兄姐妹，2012 年就要开始了。他得到公民权后，就要进入这个工作了。我们去了两三次了。

在中国我们到了很多地方，我去了昆明云南中缅？厦门、东莞、深圳、成都、绵阳、贵州六盘水，我们到了山上，煤矿的地方很多的工人都吸毒的，很痛苦。我们到处挂布条，你“吸上一口毒品，阎王向你招手”，“耶稣向你伸手”。

最大的挑战，这个福音戒毒所就是要训练未来的领袖，未来的接班人。不断第二第三代一直传下去，到了国内国外，分享这个福音戒毒的异象和使命，这世界最需要这个福音戒毒的工作，世界上他们所用的都是药物治疗，用人的方法，严刑峻法的方法，关他五年、七年的、十三年，越来越严，真就解决了吗？没有！

问：作为一个机构，突破有没有在管理上有否需要改进和加强？

我们的管理是属于家庭式的。现在逐渐地变为管理型的，最重要的一环是“突破关怀”企业型。我们还是以家庭式的工作，让大家感受到这时一个神的爱，鼓

励他们住得更久，训练弟兄自己起来，自己管理，接受装备。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做行政管理，和其他专业的人来和我们一起推动整个工作使命完成。

同时在外面，最重要的一环是帮助他们重返社会。从前我们用了 20 年的时间打基础，现在我们要进到水深处，进行关怀企业了。这是整个福音戒毒的概念就是扎实基础，以建根基作为基础的一个项目。事实是，我们工作的使命就是撒种浇灌，一直栽培他在神的话里扎根。我们说，三年打根基，五年施根基，七年生根建造，开花结果。虽然我们是一年完成节目，半年是跟进，他们是确定要住在里面的，但是我们确实继续鼓励他们跟进住进三年，就像耶稣基督的门徒三年了，所以我们要长远的。所以我们的苏世民弟兄已经七年了，我说，要感谢赞美主，你现在是一生了，跟随主了。我们说养兵千日，不是用在一时，而我们是一生。七年是一个考验，七是一个完全。

十个长大麻风的被医治，回来感恩的就一个。这个感恩不得了，耶稣称赞他，这个人永远归荣耀神。那我们的工作也是撒种浇灌，就像十粒种子，就一粒在好土，看上去三粒三粒都不是很好，但是这一粒的好土不得了啊，结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果子。我们帮助吸毒者，他是个好土，他就会结出 30 个、60 个、100 个了。好像我是其中一个了，虽然我不知道我是哪一种，是三十倍还是六十倍。

我们帮助吸毒者，重点不是戒毒，重点是他成就，他成就上帝最美最大的作为在他的生命中。一个人戒毒，在政府看，他们的一个定律，只要他不吸毒就成功了。那我说，不是。这个太肤浅，一个人戒毒不表示他成功，他还有吸烟酗酒，赌博，他对家庭没有负责任，对社会没有贡献，成功何在？你戒毒而已啊，什么成功？有什么了不起？很多人也没有吸烟没有吸毒，我不敢说成功是成就神的美意，我说，我们不单要帮助他戒毒戒烟戒酒，带给家庭祝福带给社会贡献，他还去关心帮助了人，这才是最大的一个成功。

我们不敢说我们是果子，我们都是欠债的人。第一我们亏欠神的荣耀，第二亏欠了弟兄姐妹爱心的债，第三是亏欠了福音的债。所以我们一生都要还这三个债。教会的弟兄姐妹爱心支持我们关心我们，我们要一生还这个债，成为众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祝福安慰。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下去，下个月，我们要回到印尼开会，也要开展姐妹工作了，已有四个姐妹愿意奉献，他们受训了在我们突破几个月了。回来后，在新加坡我们开始姐妹工作了。我们不能停止。今年我 58 岁了，不敢再亏欠，要一生摆上，成为上帝大恩大爱的出口，荣神益人，爱人救人的灵魂。

这么多年来，突破的使命和教会的使命是一致的。我们都是一起配搭，除了我们这里没有崇拜的，我们会分成十多个团体到十多个新加坡各教会去，归属于教会，所以我们在突破里面建立他的根基，生命改变的一个根基悔改认罪根基。然后带他们进入教会，归属于教会，在教会里也建立一个根基，跟教会弟兄姐妹一个团契的生活，参与、学习、敬拜，建造自己。进入教会很困难的，有的人进入教会有归属教会的，这些人都 OK 的，但是也有的人进入教会没有归属感的，不会久的，但是无所谓。撒种浇灌有一天他回应神，神总会叫他生长的。有些第

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十次都有啊，最后归向神的。神的话总不会落空，不违反的。

所以我们和教会建立好了根基后，现在第三个根基就是重返社会的根基。我们进入人群社群，发挥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在珍珠大厦租一个店面，开咖啡馆，开始了关怀企业。因我们发现有些弟兄一重返社会后，就迷失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大家团契的环境，很容易受世界的影响，就倒下去。现在我们自己来了，我们自己做企业，最有果效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重返社会。在那边还没有完成一年半的，在那边学习后，然后再回来。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不觉得很刺激，已经适应了外面的生活了。在那里，建立了他们工作的态度，专业的精神和服务，所以咖啡馆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提供最好的服务，最终要传讲主的福音。所以我们要在那边，第一要发挥光和盐的作用，让他们来到店吃喝的生活，尝到主恩主爱的滋味，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和喜乐，看到生命改变的盼望。主带领我们最美的地方是什么吗？法庭的对面，我们以前在法官面前等待他们的审判，现在他们来到我们的茶馆里，喝茶，他们能够感受到。如一个记者所说的：“以前法官审判他们，现在他们为法官服务。”

法官来好几个的了，过去有审判过我们弟兄的，现在他们来了说，“你们现在很好！”我说，感谢主耶稣，没有耶稣基督，我们还是堕落败坏，破坏毁坏社会的，今天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重返社会的这个根基要打好。要做整个福音戒毒工作的，主要是重回到根基建造的过程，根基建造在神的话语。耶稣说，你若听我的话去行的，将你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总不倒塌。所以我们做的就是根基建造的课程。

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个突破和香港的突破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他们是青少年的文字工作。我们是特别注重的福音戒毒的事工。

感谢西门传道接受采访。

附录二：

采访崔显耀牧师实录

时间：2010年8月30日

地点：三一神学院学生休息室

访谈员：我们是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本地教会历史探究研究课程的学生：周珏菁、洪洁晶、莫少玲、杜建华。现在三一神学院学生休息室，正在向播道会兀兰堂会的崔显耀牧师做访谈，有关“崔显耀与突破之家”的话题。

第一个问题：请介绍一下您信主前的经历。

答：生于单亲家庭，从小进入一家基督教幼稚园，随后又就读一所基督教小学，并加入诗班，每逢星期天会去灵光浸信会教会献诗。读到中二变得叛逆，开始逃学，进而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工作，跟一些不务正业的人混在一起。15岁，进boys town（天主教专收问题男孩的寄宿学校）。

问：我们看到您从小都是在教会学校学习的，那您后来是怎么进入突破之家的？

16岁因打架，逃出学校，也没有回家，学校报警，被抓回家。16岁开始接触毒品。妈妈非常焦急，找到了当时在希望之家工作的simon，Simon来我家探访，因希望之家是帮助受英文教育的，所以他介绍我去平安之家（突破之家的前身）。在要被安排去平安之家的过程当中，我又因吸毒被警察追捕，躲到一个朋友的亲戚家。那时，感谢主，非常奇妙的带领：有个弟兄去那里探访我朋友，说要帮助我们，他和我们还没谈完，就说时间到，他还要去探访另一个人，而这个将被探访人就是我。之前的我还没有真正预备心接受，而这时的我已陷入了绝境，找我的人就在我面前，于是我就去了“平安之家”。但半年之后，我又呆不住，逃了出来。18岁服兵役，服完兵役后，时常接触到毒品，主要是大麻，25岁左右又接触毒品。缉毒人员来我家抓我，这时的我对人生已无盼望，不知如何走下去。已预备万一被抓，就跳楼自杀算了。但是，感谢主，虽然我在监狱里承认有吸毒，但经过检查，7天之后我又被释放。出来后，我就顺服上帝，去了突破。一段日子后，我去警局自首拥毒，感谢上帝奇妙地开路，结果只是罚款500元。这次在突破，我信了主。

问：请您介绍一下，您在突破信主的经历。

答：我在突破完成了一年的课程后，就留在那里当了大概一年的同工，其间有人提议鼓励我去读神学，通过祷告、印证，和一些人的推动，就出来到工厂做工，体验一下，随后就进了神学院。我最大的动力和呼召是：我原来已经准备死了，所以这条命已经不是我的了，

问：请问您是怎么完全信主的？

答：我觉得是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个铺路（信仰的基础），没有记错的话，我小时候进的是禧年堂幼稚园，新加坡的第一间幼稚园。旁边就是教堂，小学有时教会学校。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虽然我不听话，但头脑中知道信基督教好。十多岁时，别人问什么信仰，我就说基督徒，劝人信宗教，也是基督教。

问：请问您的单亲家庭什么时候开始？

答：很小就开始了，从小就对爸爸没什么印象

问：请问您认为您童年最缺乏的是什么？当时您最需要的是什么？

答：成长过程中缺少爱和安全感，没有家庭的支持，性格发生扭曲，产生自卑，缺乏对自我的肯定，参加私会党，就是要让别人怕你，来实现自我的肯定。

问：崔牧师，您进入突破之后，就碰到了梁西门传道，请您谈谈梁西门传道在您心目中的印象，当时您是怎样认识他？他又是怎样帮助您的？

答：梁西门传道是金链神学院出身，是一个很严肃的传道人，他很严谨地管理着突破。他热心、真诚、并很严肃地看待自己的事奉，这些都无形中影响着我。（金链神学院是一间相当保守、严肃的神学院。我读的第一间是新加坡神学院，是读文凭，第二间读的是金链神学院，也是读文凭；第三间是亚洲神学中心，拿到学士、硕士，经历了三间神学院的神学装备）

问：梁西门传道对你的呼召、你的神学装备、对你成为一个牧者有没有帮助？

答：他给我看到一个希望，因为他也是和我一样的背景，像我这样只读到中二，没敢想读神学，但金链早期，非常注重学生为主的心志，不颁发学位。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希望：我也是可以为神所用的。所以他让我看到书读不多也有可能，也一直给我鼓励。

问：您是怎样想到要全职事奉的？

答：我的一个推动是：生命是上帝拣选的，是上帝恩典，所以我要事奉。还有一个原因：我以前小时候居住的地方，周围都有一些朋友的朋友是基督徒。后来其中的一个人来突破做义工，我认出了他，就想，如果当年这些基督徒早早向我传福音，我的生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这推动我看到：事实上还有许多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不要他们也像我那样错过耶稣基督。

问：神学装备后，您是如何进入一个完全的事奉的呢？

答：金链毕业后，我就在福灵堂事奉，这是感恩的事奉，因为福灵堂是我的母会，是她栽培了我。在福灵堂事奉一年后，我去了笃信圣经长老会的救恩堂，我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那里有需要，但我并不喜欢太严肃的教会，事先讲好：“主要是因为看到有需要、有负担才来，时候到了，我就走。”在那里等到教会的一个神学生读完毕业了，再稳定一年后，我觉得时候到了，就离开了救恩堂。我在笃信长老会被按立牧师，总共在那里服事了6年。放弃了安息年，去了兀兰布道会（即恩加布道会的前身）。

问：在您这牧会的6年当中，会友人数是多少？

答：它是属于家庭教会，我负责华文部，接手的时候平均 20 多个人，当我离开的时候，会有人数有 30 多人。

问：可以介绍一下后来在兀兰播道会的情况吗？

答：我去的时候兀兰播道会有一百七八十人，后来感谢主，每一年都有看到人数的增长，慢慢要准备突破二百三了，华文部和英文部要各自独立了，这时候我们华文部就分了出来，成立了恩加播道会，就是现在我事奉的教会。由于搬迁，地点变动，流失了将近一半会友，人数在 100 至 120 之间。我现在是恩加的主理牧师，同工有一个行政，一个事工干事，还有一位退休牧师，今年有一位刚毕业的三一学生在教会做义工。

问：您对今后事工的发展有何打算？

答：近来政府有新的条例出台，原来教会有买地的打算。教会地方比较偏僻，主要是做熟客。当年之所以到兀兰来，就是因为那里是组屋区，我的第一个装备就是基层事工，组屋区就是基层的禾场。原先的笃信长老会地处私人住宅区，不合适我。

问：请问牧师，您在牧会期间，会不会常常使用你的生命见证来劝化？

答：现在来到人生的最后一个冲刺，很想有这样一个机会，只是过去就比较少。

问：突破在您生命当中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现在您回过头来，对突破这样的一个存在，经过多年发展，到今天有了不小的知名度，您对它的过去、现在、将来有什么样的看到？

答：我想如果有一天上帝让干事安息主怀的话，突破会是怎样？他的认真、敬虔、很火热、严谨。在我们这样背景的人中间，需要一个严谨的，不可太松，因为我们都松惯了，所以他有时虽有些固执、过分，但突破需要这样一位管家家长式的管理。他已使突破上了轨道，运作了这么多年，我担心一旦别人接手，不知会怎么样。希望上帝在这当中树立起一些人，将突破的精神和文化继续延续下去。

问：我们了解到“突破”的早期是得到各教会大力支持的，但我们了解到，现在得到的教会支持并不多，是不是现在“突破”在靠自己养活自己？

答：从个人角度来说，如果我有机会，我倒是很想给每个刚进入突破的人一个非常正式的个人心理辅导。因为，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走事奉上帝这条路并不容易走，是自己摸索，自我调整，一步一步到今天，没有很多的支持。人们通常会怀疑：戒毒所出来的读神学，能吗？牧养教会，行吗？在成长过程中有这样背景的人里面收到的伤害和本身素质上的心理问题都没有得到好好地处理。所以有些人还会回到老路。心理上还不能很好地有自信地建立起来。这些我都自己体会到过。所以需要有个心理课程，只是这方面缺少人手。新加坡的嗜赌课程有很多，因为有很大的市场，吸毒辅导市场很小，所以就很少有这类课程。现在我在进修两个文凭，一个是家庭教育，一个是心理辅导。将来有机会，去新加坡的几间戒毒所去开设心理辅导课程。

问：请谈谈您的家庭一路来对您的支持。

答：绝对绝对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另一半的事奉理念要与你一致！要有很大的支持！

牧师这行业是很特别的，如果支持不大的话，很容易出状况。两个孩子，一个中二，一个小六。师母是老师，各自都有自己的工作和进修，每天工作到很晚，孩子都靠他们自发自律。

问：因着您特殊的成长背景，您在不同教会的服事当中，是否在人事关系和工作的分配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答：早期我喜欢打乒乓，是穿长袖打。后来突破，穿短袖，因心理还是有个障碍，现在的教会还没有普遍下到真正基层的程度。平时没有特别把自己突出——我是突破来的，但也没有特别遮盖。去兀兰教会面试的时候，我问主任牧师是否要特别告诉会友我的背景。教会内部也没有怎么不公，在教会很快就得到牧师的肯定。

问：医生的结论“一个人吸毒，一辈子都拿不掉”。到今日，您是否还有挣扎存留在心里？

答：我个人为什么会吸毒，除了误交损友外，主要是心理的因素。医生说得没错，生理上来说，是很难抗拒那个瘾的。但生理一关过后，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伤害，心里所需要的没有得到满足，他里面那个扭曲的人性，没有重新被调整，包括环境对他们接受的程度，可能也不够支撑他们，所以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耐心去帮助。

问：这种瘾如果不能通过吸毒来得到满足，会不会转化为另一种方式？

答：可能，一些人如果没有回到教会，认真对待生命，一般可能就是借着酒麻醉自己。

问：是否可以这样说：你心中的空缺已经被填满了，你的创伤已经被医治了？

答：可以说，那个创伤，我在神的里面已经寻到了，已经满足我了；但是在人性上，还是在成长、调整的过程中，因为环境的影响对我们的作用最大。

附录三：

采访许就凯传道实录

时间：2010年9月8日下午 地点：卫理公会福灵堂会议室

访谈员：我们是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本地教会历史探究研究课程的学生：周珏菁、洪洁晶、莫少玲、杜建华。现在卫理公会福灵堂会议室，正在向福灵堂许就凯传道做访谈，有关“就凯与突破之家”的话题。

第一个问题：请介绍一下您生命改变前的经历。

答：我来自一个拜偶像的潮州家庭，父母亲都是拜大伯公的，我在家排行最小，也是给家人带来最大麻烦的人。我从小就不学好、不长进，不爱读书，喜欢打架闹事，荒废了学业，六年级之后就离开了学校。由于好胜，很快就加入了私会党，17岁就成了其中某一小党派的大哥，手下有30多人，之所以成为大哥，是因为我勇、狠、敢，原来的大哥因为进了监狱，就把位置交给了我。那时在我的字典里没有“怕”这个字。后来我进了监狱后出来，有人对我说，有一样东西你还没有试过，我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就开始吸毒。18岁为了逃避兵役，去打抢，被捕进了青少年感化院，关了三年。之后有进出监狱3次，每次出来后仍旧吸毒。

问：那你是如何信主的？什么时候最早听到福音？

答：28岁最早听到福音。13岁入私会党，几次进出监狱，在里面学会了粉刷，出来就承包粉刷工程。因为有了钱，就一直吸毒，毒瘾越吸越深，被毒品控制了，28岁那年，我人越来越瘦，连一个单人床的床褥都拿不动，邻居陈姐妹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向我传福音，并介绍梁西门传道来看看我，我带着试试看的心态，三天后来到了突破之家。以前很讨厌“耶稣”，因为我们赌马的很反感“输”和“稣”同音。但是在突破，我没了这种感觉，真是人到了尽头。以前的毒品很厉害，是纯百分之百的海洛因，戒起来很辛苦。在没有到突破之前，我曾经尝试戒毒，用服安眠药、喝酒、用背撞墙等方法，但都不成功，还试着用鸦片来戒毒，最后都没成功，反而还染上了鸦片瘾。在突破，我花了一个半月才正真戒了毒瘾。在那过程中，虽然我的肉体非常痛苦，但心里有平安，有安定，于是我就信了主——那又真又活的神。当时的戒毒还靠水，冲凉，冰冷的水一激，就把瘾压下去。我信主的时间是1988年12月31日下午1点多，西门领我做了决志祷告。那时，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突破报佳音，他们的爱心和动听的圣诞歌曲，深深温暖了我。在突破的第一年，为了教导我们，西门和华忠最辛苦了，有时要谈到半夜一、两点。到了1990年，我去新加坡神学院分院读了一年的神学，1995年读完文凭，出来成为传道，一直到现在。

问：是什么原因使你走偏的，是因为家庭，还是你交的朋友？

答：这些都有关，家庭比较穷苦，因为经济问题，父母时常打骂，家里又小，所以经常出外游荡，不想回家，交了一些损友。另外，我自己从小也不想好，就要做坏的。

问：西门传道给你的影响怎样？

答：刚开始时，西门传道很耐心地以神的话开导我，当他一提到圣经的经文，我就服了下来，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还常用圣经的经文来安慰我、鼓励我、责备我。即使我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中伤他，他知道后也没找我算账，还是接纳我。

问：你觉得“突破之家”这么多年来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答：首先是有上帝的心意在其中。再有，突破之家是一个回应神心意的群体。它的宗旨是吸毒者蒙恩之后，按照圣经的教导带领吸毒者归向主。还有一个成功的原因是，早期，它真的是凭信心在做，跟一般的机构不一样。戒毒都是不靠药物的，经济上也是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那时，突破之家有书本装订、搬家服务等。后来，因为政府的介入、和施加的压力，有些转型。政府发现突破之家对犯罪者改过有一定的成功率，比一般的机构高。于是政府就将监狱中有改过意愿的犯人，交给“突破”，以帮助其改过自新，政府按人数，每人每天补助“突破”一笔费用。这样，不只是吸毒犯，其他各种前科的罪犯都进了突破。然后，政府又来谈条件，你这里自己只能收多少多少人，其他名额要留给政府监狱的犯人。政府的重视肯定了“突破”的成功。

问：突破可以向这些人讲福音吗？

答：可以，但是不强迫他们信主。原本有其他信仰的，也可以和他谈福音，但不强迫。很奇妙的是，来的很多人都接受了耶稣，虽然他们原来只是来混混的。

问：你觉得突破今后的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一个是假福音戒毒所的冲击，他们以牟利为主，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但没有强调生命的改变，强调对神的认识，没有接触到生命。政府对此的应对是在 5 年前成立了戒毒所协会，有 8 间戒毒所是有执照的，突破是其中之一。对其他的戒毒所，只要没有带来治安问题，政府并不严管。另一个问题，政府势力一点点干涉进来，突破之家的自治权被削弱。如现在突破不能为吸毒者戒毒，只能帮助已戒毒者改过自新。

问：你在突破之家多少年？

答：我 1988 年进突破之家，1992 年离开突破，住神学院读神学。

问：福灵堂与突破之家是怎样的关系？

答：早期，福灵堂会友陈木金、陈子华弟兄（他们也曾有吸毒历史）与西门一起创建了希望之家，之后，西门出来开始了“突破之家”。很早期，福灵堂的妇女会非常热心地支持陈木金、陈子华弟兄和西门成立突破之家，经常带人与突破之家团契，拜六拜天来突破之家洗地、煮菜，并鼓励我们参加各种基督教活动，这种精神一直传到今天，而西门也保留一个原则，即突破之家无论收多少人，总有一部分要来福灵堂崇拜，不要断了这个关系。福灵堂也看到西门是凭着信心做突破之家，是改变生命的工作，所以愿意支持突破之家的工作，直到现在，梁西门还是福灵堂的本地宣教士。突破之所以能有今天，与福灵堂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是福灵堂的弟兄姐妹用金钱、爱心不断关怀，突破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附录四：

采访赖华忠弟兄实录

时间：2010年9月8日下午

地点：突破咖啡馆

访谈员：我们是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本地教会历史探究研究课程的学生：周珏菁、洪洁晶、莫少玲、杜建华。访谈地点在突破咖啡馆，当年突破之家第一个弟兄赖华忠弟兄正在接受我们采访，有关“华忠与突破之家”的话题。

问：我想请问，在你信主之前一个什么样的

华：当初接受耶稣作我的救主的时候，是神的恩典，神一路带领着我，当初我是一T堕落的人。我从小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打抢，也参加新加坡的社会党活动，多次进入监狱，出来监狱还是参加社会党的活动，赌博、打抢什么都做，生命没有改变。

问：是谁带你信主的，福音是如何临到你的

华：感谢主，我在监狱里听到福音，有机会参加聚会，信了耶稣。但是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我相信神并没有放弃我。真正是在1983年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说神啊，我真的要改变我的生命，神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想起西门传道，我就打电话给他。

问：你是如何认识西门传道的

华：是我从监狱出来戒毒的时候，进了另外一个平安之家戒毒所，我在那戒毒六个月，我从那出来后又犯老毛病，再次吸毒，参加私会党活动。

西门传道当时在希望之家戒毒，戒了毒他去福灵堂创办的平安之家帮忙，1983年我再次跟神说我要改变，我就打电话给西门传道说：我要戒毒。他就告诉我7月1号要成立突破之家，要开始福音戒毒的事工，我说现在是六月中，还有十几天，我需要帮助。他说你等。那时我仍然在外流浪，吸毒。又被警察抓，我就打电话给西门传道说：我被警察抓了。他说：你仰望神。神的作为真的很奇妙。我不是新加坡人，我被抓两次都是从监狱大门出来的，他们没有送我回马来西亚，没有一个马来西亚人可以从监狱的大门出来，都是被送回马来西亚。我想是我信主后，神就没有放弃我。

我从监狱出来打电话给西门，西门叫一个弟兄来找我，带我到他的家里戒毒，七月一号我搬进突破之家

在突破之家期间我去申请新加坡公民，很顺利的得到批准，感谢神给我的恩典，当时我四十三岁。

问：你有结婚吗？

华：有。在突破之家时有很多姐妹想和我在一起，当时不想，没有准备好要结婚。当我到了 57 岁时我祷告神说我想要结婚想想成立一个家庭，我就这样简单的跟神说话，一个月后神就赐给我一个太太，所以我 57 岁结婚，太太也是基督徒。

问：你觉得西门传道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华：爱弟兄，忠心事奉主，没有他就没有突破之家。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这个圣工，让这个事工能够在中国、印尼和世界各地得到发展。

主持人：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华：不客气。

附录五：

谢文颂弟兄访谈实录

时间采访：2010年9月8日下午 1:00

采访地址：突破宣道之家展览室

访谈员：我们是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本地教会历史探究研究课程的学生：周珏菁、洪洁晶、莫少玲、杜建华。现在突破宣道之家展览室，正在向突破之家谢文颂弟兄做访谈，有关“梁西门与突破之家”的话题。

问：请问你在信主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文：从什么阶段开始。那就从青少年开始吧。我从小住在乡下，甘邦的地方，不喜欢在家，经常往外跑，父母工作忙。在这个时间我们家从干榜搬进政府组屋，小时候姑姑带我们去过教会，大概七、八岁，搬家后就离开姑姑。在组屋楼下结识很多朋友。结识这些朋友后，就加入了私会党，经常跟他们出去玩，后来知道他们收保护费，打架、以为很好玩就和他们在一起，称兄道弟，小学六年级就加入私会党。

问：什么时候染上毒品？

文：进入中学就染上了吸烟等不良恶习，到了中三时，有时没有香烟了，同学就说烟没有有大麻，我看大麻和香烟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味道不同，我就好奇尝上一口，与香烟不同的是大麻吸了之后，会有飘飘然的感觉，那是一个不同的体验。接下来，我就很喜欢找我朋友，因为他们有大麻。当我们无聊的时候就想吸上一口大麻，这个时期我们也使用迷幻药之类的东西。当时吸毒的钱都是从家里偷的，有时也有人提供免费的毒品。

问：怎么会到突破之家的

文：在那时我找不到大麻，有朋友说，我这有海洛因，你要吗。就这样染上了海洛因，当时我在作兵，就被军队抓，被判几个月，从军营出来后又被政府抓，被判入我戒毒所，进戒毒所三次，每以被关十八个月以上。

问：你进进出出那么多次，你是否有厌倦的感觉。

文：厌倦是我第二次进戒毒所时有一些，我就发觉我为什么一直都在兜圈子，出来了、被抓了这样。我第一次被抓是19岁，最后一次被抓是29岁。当我29岁还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就想起姑姑小时候给我讲的一段经文；约三；16节。有一天当我整个人都比较暗暗的时候，就发觉谁能改变我们这样的人，直到有机会我在监狱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的辅导，我才明白领悟到，生命的转捩点就在那里。我听的一篇讲道就是“浪子的比喻”，过后讲员送我一本圣经，我学的第一首诗歌是“奇异恩典”，唱的时候就一直流泪，一年后我被释放，姐姐带我去梁西门的布道会，我很感动，也想装备自己，就来到了突破之家。也是神的呼召让我用我

的经历来教育其他的弟兄。

问：在突破之家，梁西门对你的影响，有什么重要的事件。

文：西门传道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位家长，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学习，神使用他，让他管理了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江湖人士。他现在要管理包涵同工八十多人，很不容易，他很愿意负出他的时间，花很多精神在这个工作上。从他那里也学习到什么是敬畏主。

问：你觉得突破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文：神的怜悯，神的大能改变了那些死硬的吸毒者，神要使用这样一个工作，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

问：如果梁西门退下来，有没有人可以代替他

文：我们在几个会议里有谈过，我们的领袖也看到了这个需要，现在已经开始栽培下一代的领袖，也有很多课程在装备，谁才是真正的领袖，我们相信神会预备。

问：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文：不用。谢谢你们给我机会。.